

良友文學叢書

趙家璧編輯

第五種

一九三二，十，二十 付排

一九三三，一，一 初版

一九三三，六，一 二版

1——2000

2001——4000

必 翻 所 版
究 印 有 權

角 九 洋 大 售 實

良友文學叢書之六

剪影集

蓬子創作



每一個短篇，是作者從實際社會裏挑選出來的
人物的剪影，有遭逢暴
擊的紳士，有覺悟了偉
大使命的青年，有希冀
別人上場而自己躲着麻
醉的少女，全書是今日
中國社會的一幅剪影。

二百五十餘頁

黃道林紙精印

軟布面洋裝訂

每册大洋九角

郵費國內二分半
國外二角半

一九三三年五月出版

良友文學叢書之五



年一

張天翼作

作者是中國的新進作家。本篇是他最滿意而最近才脫筆的傑作，共長十五萬字。寫小官僚階級的窘狀。在深遠的幽默味以外的，帶有深刻的諷刺。

四百二十餘面
洋裝精訂一冊
售價大洋九角

郵費國內二分半
國外二角半

一九三三年三月出版

良友文學叢書之四



這是繼「豎琴」而選譯的最近蘇聯短篇小說集。代表八個普盧列塔利亞作家。形式的新穎，意識的眞確，是大衆文藝的典型作品。

魯迅編譯

一天的工作

三百二十餘面
洋裝精訂一冊
售價大洋九角
郵費國內二分半
國外二角半

一九三三年四月出版

良友文學叢書之三



雨

巴金創作

這不是一部普通的戀愛小說。在故事的行進中，包藏着作者內心生活的開展。這裏滿罩着陰鬱的氛圍，同時有勇敢掙扎的紀錄。這是巴金先生一九三二年中最大的收穫品。

全書近三百頁
藍色布面洋裝
每冊實價九角
郵費國內二分半
國外二角半

一九三三年一月出版

良友文學叢書之二

暖 昧

何家槐作

何家槐君的短篇小說，取的題材雖多是瑣屑的事物，但是經過了他細膩的筆法，和曲折的布局，每篇含着深刻的人生意義，作風極似柴霍甫。他寫短篇小說至今五年，本書猶是他所精選的處女集。

多二百二十頁
紅色布面精裝
淡黃道林紙印
圓柱燙金脊骨
實售每冊九角
郵費國內二分半
國外二角半



一九三三年一月出版

良友文學叢書之一

魯迅編譯

豎琴



這是近三年來魯迅先生從蘇聯數百名作家中所精慎選譯的十篇，代表十個作家，全是同路人的作品。魯迅先生譯筆的忠實，是全國文壇所共知的事實。讀了這冊書，勝過讀了數十冊蘇俄的小說集。

二百九十餘頁
淡黃道林精印
灰色布面洋裝
圓柱燙金脊骨
每冊實洋九角
郵費 國內二分半
國外二角半

一九三三年一月出版

良友總公司

上海北四川路

各省良友公司

南京 北平 漢口 廣州 汕頭 梧州 紐約 廈門

美美公司

香港 新嘉坡

年 一

作翼天張



行印司公刷印書圖友良海上

1 9 3 3

社會問題講座

星期日，天氣好得古怪。明天又是個了不起的節日，一共有兩天玩兒。官兒們都打算好好尋一回樂，於是祕書劉培本先生書室裏坐了幾個他的同事。

他們誰都愛上劉培本先生家裏來：劉先生待人殷勤，跟什麼人都談得上，款客的東西又都是怪精致的，飯菜也合上他們的胃口。此外還有是，劉太太很大方，談鋒最健，又什麼都懂得，不論你抓住了個什麼題目她會儘跟你說下去的。現在可抱歉得很：她不在家。

劉培本先生正送走了兩個客回到書室裏來。

他是矮小個子，遠遠地瞧來像根牙籤：在座的諸位就個個都顯得怪高大的了，即使是王科長——臉頂長的那個，他的科員們都叫他『一寸五分子』的。劉祕書個子一小，好像因此那班下屬就都不怕他，不管他高興也好，綑着臉也好，他的書記總示威似地挨到他面前，像要一脚就由他腦袋上跨過去的樣子。有一次他對他勤務發着怒，跳得很高，可是那勤務滿不在乎，只好奇地瞧着桌上的墨盒，似乎要看看劉祕書到底跳不跳得進去。但同事們並不因他長得矮小就失去對他的敬意，劉祕書自己沒理會這個岔，他還是留着他的鬍子，像機械畫地祚齊着，還讓牠塗了油似地放着光。他臉子也比別人的短一截，彷彿給誰壓了一把。眼睛也小，一邊一個安放在闊闊的鼻子上，把距離弄遠了點，瞧來像個比目魚。

回到房裏，他搓搓手透口氣。

那一寸五分子打個呵欠，沒勁兒地問：

『那倆是誰？』

『那老者是梁梅軒。那三十幾歲的是他外甥，大概不是親的……或者是我弄不清了。……唔，不是親的。據說他才來。他叫白慕易。』

那個似乎又打了個呵欠。他嘴老張着，像臉上的肌肉太有剩餘，閉住了怕肉會擠起來：他在不在打呵欠是很難辨別的。

『他幹什麼的，現在？』一寸五分丁膠似地追問。『他想找事吧？那老頭兒像在什麼地方見過。』

『那三十幾歲的想找事。』

『老頭兒呢？』

『他有個事：當錄事。』

『錄事？他……』

一位四十歲上下的秦先生隨手拈了一角廣東月餅塞到嘴裏去。

『老王你幹麼那麼關心他？』秦先生嚼着說。一大滴吐沫從嘴裏迸出

來，他趕快用手背揩去。

『我愛打聽這些事，』一寸五分丁也拈了一角月餅，嘴更張大了點：『可並不是吃月餅，他是說話。』我高興起來還得做個統計：找事的多少，撤差的多少，找到事的人多少，什麼出身找到的什麼事。這是很有趣的，而且……』

秦先生又拈角月餅。

『得了罷：自己的事還管不了還管別人的！』

『怎麼，這也是社會問題呀。』

他覺得這句話說得很漂亮，便又自語地重一句：

『社會問題呀。』

手裏的月餅好幾次要塞到嘴裏去，嘴老沒閒。這回很快地丟進嘴，像是再遲一下就沒機會吃似的。

『社會問題！』秦先生咕嚕一句。又吃了一角月餅：他的吃月餅彷彿

不是爲了自己，只是替別人盡義務。

「一寸五分寸當作沒聽見，他釘着劉培本問：

『那老頭是……那梁……梁……梁什麼啊？』

『梁梅軒。』

『梁梅軒。梅蘭芳的梅？……錄事，怪不得！那付可憐相一老一實全擺在臉上，所以說……』

劉先生擺着同情的臉色。

『噯，他真可憐。他在外面混了一世，如今還是錄事：三四十塊錢要養活一家人，家裏有個太太，還有個媳婦，兒子不知在那里當警察還不知是勤務兵。三四十塊，他也要活下去。……其實他書讀得並不怎樣。』

坐在角落裏的一位先生，一臉鬚根，和尚頭，被叫作羅漢，他一直在默然抽着煙，這里他突然站了起來：

『他們本領真大：三十幾塊錢，要付房租，要吃飯，要養活家人，他

們也維持下去了。說不定他們還要到夫子廟喝茶，聽聽戲，高興起來要去看看電影，他們倒也不覺得苦。本領真大。年青點的還要嫵嫵姑娘，他倒並不負債。吃也吃得不壞。我們也一樣的是人，我們總是不夠用。這道理我無論如何想不通。」

秦先生插進來了，他嘴裏又啣着了月餅，說起話來像掉了門牙似的聲音：

『人總是這樣的，各人有各人的活法。他們現在一個月，譬如說一個月拿三十五塊錢，剛夠用，要是五十塊一個月呢，還是剛夠用，他決不會每個月貯蓄十五塊的。人總是這樣的，對不對？譬如我們……就譬如老王，你每月二百六，你剛夠用……』

『我不夠用。』

『唔，你不夠用。譬如一個月虧五十塊，不，我們就說是四十塊罷——每月虧四十。你要是加了薪，加到三百，你還是不夠的。加到四百，你